

耐庵學刊

陳從周題



謹滾吳川翁介
辭不受林冲道
鼎分三足缺

生勝從坐第三位是勝從坐第三位是勝從坐第三位是
以木杜二頭領來坐杜二頭領來坐那杜廷杜廷是
無微不若做個人微不若做個人情詩劉詩劉詩
小弟第六位是小弟第七位阮小七第八位八位
第九位第十位第十一位梁山泊十一位好官位好
十都來參拜是道人在林教頭夫我收人之下
依舊戰守倚柵林多有失協
金珠三目當願當願重小頭目殺牛宰馬祭天地



施耐庵研究会启事

经理事会研究

聘请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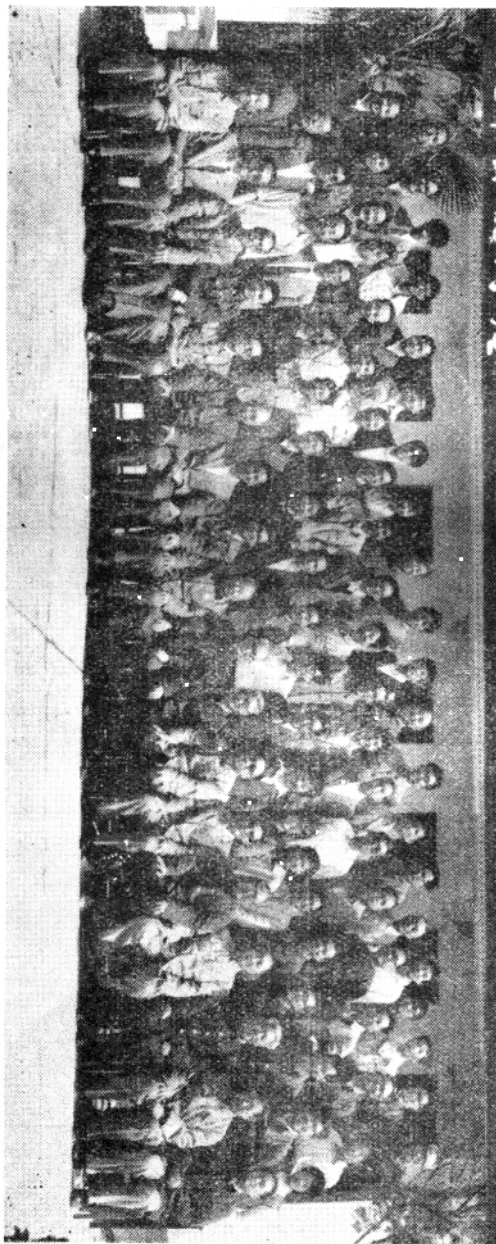
吴兴鹏同志为本会名誉会长

增补

黄骏升、钱继业、马骏三同志为本会理事

省明清小说研究会1986年全体同志合影

5.30.



耐庵学刊 第四期

目 录

专 论

- 施耐庵研究二题……刘 冬(1)
《水浒传》作者问题……周梦庄(15)
《施耐庵墓志》“伪作”说驳议……张惠仁、王同书(23)
从鲁渊、刘亮生平和《耐庵遗曲》谈《施耐庵墓志》
的可信性……顾启、姜光斗、刘兆清(40)
《施耐庵墓志》考索……黄椒成(54)
车馐生《施耐庵墓志》之我见……陈 辽(65)

1986年年会论文选

- 施耐庵写《水浒传》的内证……彭 海(68)
——耐庵《散曲》和《水浒传》诗词对勘
略论施耐庵佚诗和遗曲的价值……李华丰、童 斌(75)
施耐庵在沙洲的行迹及传说(摘要)……包文灿、潘公航(82)
施耐庵传说溯源及其他……张袁祥(90)

风烟滚滚唱英雄……………严 诗 (98)

——简论有关施耐庵的民间传说

厘幽发微，锐意探求……………清 丰 (109)

——施耐庵研究会 1986 年年会论文综述

1986 年年会资料

大丰县副县长李怀稳同志的讲话……………(113)

施耐庵研究会会长刘兆清同志的讲话……………(115)

盐城市教育局局长高继宽同志的讲话……………(119)

盐城市文联主席严锋同志的讲话……………(121)

贺信……………(125)

政协简报……………(127)

出席会议人员名单……………(128)

笔谈《耐庵学刊》(五则)

吕乃岩、彭海、马幼垣、乔省予、马蹄疾……………(134)

附 录

1985 年报刊有关施耐庵文章目录……………(139)

补 白

下期要目……………(74)

信 息……………(97)

稿 约……………(118)

编 后……………(143)

施耐庵研究二题

刘 冬

一、关于“元辛未进士——乡贡”

今年，我在《施耐庵》评传（山东教育出版社出版的《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》第四卷）第一节末尾说施“元末明初人，具体生活年代，据其宗祠神主牌及族谱记载，均云为辛未进士，（或云为庚午进士）；生于1296年，卒于1370年。（但依1981年以来新出现之文物史料考察，有许多矛盾，无从解释，故发生生于1907年或1317年左右之可能，而“辛未进士”之记录有误，学术界在继续考证中。）并在《施耐庵》的主题附注中，标明“生卒年不详”。

关于他中进士的年代问题，1952年我和黄清江同志发表《施耐庵和〈水浒传〉》一文，就提出这个疑问：“墓志和牌位上都说他是至顺辛未科得中进士。这一个辛未是文宗至顺二年（公元1331年）。但是查《元史》，自仁宗延祐二年到顺帝元统元年的七次科举，三年一次，都没有轮到辛未年。”这问题提出到今年（1985年），三十三年来的进展不大。但是现在《明清小说研究》（第一辑）刊出的陈建华《施耐庵“元朝辛未科进士”试证》一文，使问题有了

新的进展。他在文中结论说：“看来施耐庵确为‘元朝辛未科进士’，但他是‘乡贡进士’。”

陈建华同志无可辩驳地证明了，按元人习惯，“进士”不仅指会试及第者，亦常指乡荐者。有时呼他们为“乡贡进士”，有时呼为“进士”。明人亦称“乡贡进士”为“进士”。而且证明元朝辛未年也有举行过乡试的实例。

我觉得“看来施耐庵为‘元朝辛未科进士’，但他是‘乡贡进士’”的考证是切实的，果如此，则推断方式：

但陈文也是只说“看来……”，即可能性。可能变现实，必须解决中介。即是说：我的同意，不仅根据于该文申述的理由。还有必须通过其他事实的考证。集腋成裘，中介靠集体努力。下面是我对于“中介”的考虑，至于我所述的理由，是不是妥当，那就是我个人的责任了。

我的叙述及论断，我在《明清小说研究》第一辑中《施耐庵生平探考散记》一文中谈到郛城有关施耐庵的传说，是83年9月当时对李澍林同志的访问记录。在那以后，我们还作了两次通讯。内容和前述记录，略有矛盾。因为考虑到李澍林同志年事已大，估计通信难以弄清，姑如当时笔录，以待将来。第一封通讯，原文如下：

欧阳健同志：

来信收到，我把我知道的秉笔直书。

1947年春，我去张营村，发现了一座大林墓，有石门、石人、石马、石羊，还有龙头碑，这是谁家的林墓呢？恰巧曾在我村教过书的孙襄臣老师过来，他是二十里铺人，距此只有二华里，我一见他就互相打招

时，一同坐在石供桌上，孙襄臣就谈起墓葬的来源。

孙襄臣是六旬开外的人，他说“我上小学时，听我的老师刘可继（贡生）讲：此地是郛城旧址北门外，旧县寺尚存一修寺落成纪念碑，碑上写：郛城之地，盖春秋之郛田也，在禹贡则南徐之分，当成周则东鲁之域，今以黄淹没徙于盘沟而故址犹存焉，土人即以旧县名之。是地也，长河围绕于其南，独山巍峙于其后，而金线岭横贯于其间，郛中形胜之地也。这个地方好，所以江南人刘本善，在元朝当司业官职，延祐年间来郛城当了一任宗师，也就是考秀才的负责人，爱上了这块地方，于泰定元年把他的先人改葬于此，碑额上篆文为刘司业先莹，还有大篇碑文序述了此事，现在郛城没有他的子孙后代，葬后回江南去了，刘司业有个学生名施耐庵，是江南的著名才子，刘司业推荐施耐庵在郛城当了训导，施耐庵当训导时，提倡农桑，黄泥岗还有“施桑林”的遗迹，施耐庵和马文谕不和，施耐庵又回江南去了。在郛城任训导时，了解到朱屯村的朱全，雷庄村的雷横，吴店村的吴用，宋庄村的宋江，晁庄村的晁盖，白庄村的白胜以及阮氏三雄住址，（现在旧址犹存）还有些郛城土语方言，民间流传的水泊梁山故事，如黄泥岗劫生辰纲，翠屏山还愿，石头孙立、孙二娘开店、燕青的传说、武二的传说，才写成了水浒传这本小说。施耐庵生于元朝成宗元贞二年，死于明洪武三年，离开郛城的第二年35岁中了进士，到至正16年张士诚据吴称王时，他已弃官退居苏州，从事著作水浒传，得力于其门人罗贯中的修改。

我问孙襄臣，“这些说法什么根据”，他说：“刘可继保存的明洪武举人，曾任江西袁主知府的周铎（郾城周庄人）的抄册，“评水浒”，我反复看了多遍所以还能记忆。

和孙襄臣的一番谈话，事隔三十多年了，我现在做考古工作，很想找到周铎的抄册，一九八〇年我去刘可继家，找到刘可继的孙子，他说：“文革动乱中全部烧掉”。

李澍林

一九八三年十一月三日

以后，我们又去信，问他讲的施耐庵赴大都会试是否泰定年间，他回答：“说是至顺年间的事，是根据笔记记录，说泰定年间的事，根据我自己的研究。”至于他听孙襄臣老师讲的时间，究竟是一九三五年，还是一九四七年，则细节没有回答。（因为《散记》主要目的是论证施耐庵的存在，而现在要研究施耐庵的生卒时间，所以我便打消顾虑，把前信公布了，尚请李澍林同志谅之。）

现在假定施耐庵到大都应试是至顺年间的事，又设定施耐庵为辛未乡试中举（元代乡贡进士），那施耐庵于至顺四年（即顺帝元统元年）到大都会试不中，以后才到郾城做训导。所以与刘基是同学（癸酉科），也和民间历史传说施与刘为同学相符。

这里应该补记一条。即一九八二年四月十八日至二十五日，兴化、大丰两县举行施耐庵文物学术考察会议，其中有大丰采集印发的施耐庵在白驹留下的部分诗句，如：

据曾在白驹《施氏宗祠》上学、做工的葛世如、了法、施文秀、朱明远等老人回忆，宗祠中厅东侧石碑上，刻有始祖施耐庵留下的诗句，目前记忆有以下四首。

一

山海永宁白驹场，荒野芦苇好风光；
市场活水千江月，待等物格换新装。

二

金风吼吼暮景凉，吹落桂花满地香；
一生南北东西走，迈衰故里白驹场。

三

拈笔断续唤世眼，楚汉风霜苦熬煎；
似醒犹待萌芽伏，过度人间五百年。

四

岁活古稀半旬年，绝食疾病呜呼先；
隐埋黄泉丘一冢，渺茫是非亦了然。
又，刘伯温奉命到白驹拜访施耐庵时赋诗一首：
春夏秋冬匆度过，金乌玉兔去如梭；
人生将老发先白，血气既衰面起波。
施耐庵抱定宗旨，不事二主，以诗对曰：
叠叠人间不平和，重重恶霸并贪官，
时时觉悟反狼虎，自可延年脱网罗。
刘伯温听罢无可奈何，便拜别先生登程回京。

这几首诗里有俚言混入，传诵者文学水平较低，讹传有误是肯定的。但其警语亦不少，为一般人所无法妄为。关于刘基到访的具体传说，正足以补《顾丹午笔记·施耐庵》条之不足。

再看《大丰县文史资料》（第五辑）童斌、王同书文中，引有《申报》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四日署名煮眼的《“白驹场”缀语》，中有：

“一位兴化人吴先生，名字恕我记不起了，告诉我耐庵就住在兴化草堰（堰）镇，离城九十里，镇上很多姓施的是耐庵的子孙。……”

“记得看过一种什么《澄江旧话》，谁作的可也忘了，仿佛有这么一段：耐庵字子安，淮安人，元顺帝时赐进士，为江阴徐姓塾师，尝官钱塘，张士诚据高邮，征之，不起，士诚败，耐庵亦死云云。……”

这样看来关于耐庵为元顺帝时赐进士，早已有这样说法。

所以施耐庵在癸酉应试，可称至顺四年也，即顺帝元统元年。以后到郢城做训导，癸酉不第，到至元二年丙子才中了进士——三十五岁。

这是依三十中举，三十五中进士，七十五辞世的比较一致的说法，推算的必然结果。

若是这样，那末，施耐庵生于一三〇一年，而卒于一三七五年。

又，八一年冬发现的白驹施氏宗祠木榜文（《施占鳌访问记》）中，原有“抽迁淮安”一句，甚为难解。“抽迁”

一词原是明清两代官吏任职期满，以抽签的方法决定调往他处的制度。元代究竟实行此种制度没有，一时难考。而且即使实行这一种制度，他官钱塘二载，那么为什么要“抽迁”到淮安等分配职务呢？百思不得其解。现在由于山东关于施耐庵传说的发现，也便可得一种合理的推断解释：据《诚意伯刘文成公文集》卷十一中，有《送葛元哲归江西》诗一首，内有云：“我昔筮仕筠阳初，官事窘束情事疏。风尘奔走仅五稔，满怀荆棘无人锄。”“筮仕”当然就是“抽迁”，证实元代也实行这种制度的。而山东的关于施耐庵的这则传说，证明了施耐庵在泰定（或至顺）就已作了郛城“训导”，说明了他已入了元朝中央政府管的官员名册，则他任职期满，或被别人“告了”一下，而抽迁到淮安为训导或等待分配，当然是可能的。这也就说明，在先前的传说资料中有些暂时不能解释的东西，等到新资料的出现，还可以得到解释。这作为考证中的内证，互相印证。需知郛城的资料与江苏资料，无法串联。

这样，我们把淮安、兴化、大丰、江阴、沙洲、山东郛城、浙江青田、顾丹午笔记七种、七地的材料，加以统一思考，加施耐庵为“辛未乡贡进士”，为粘合剂，则诸种材料皆合。

所以施耐庵为“元辛未进士”，但为“乡贡进士”之假说，目前看来是可靠性最大的假说。

但是，我以为还必须留有余地，等待更好的直接（或者直接相同类）证明文出现。起码如施耐庵与刘基相友善，原来传说是那么多，必待顾丹午笔记出现，然后才被人们认可一样。

同时，在承认施耐庵为“辛未进士”（乡贡）前提的条件，关于生卒年代，有不同的因素。一共有四种不同的可能方程式：

（1）一二九六——一三七〇。仍依《兴化县续志》所载王道生所作施耐庵墓志为根据，但中进士（会试）时为至顺庚午。其中举人时间再向前推。

（2）一三〇一——一三七五。承认施耐庵为“辛未进士——乡贡”，而承认施耐庵按传说二十九或三十中举、三十五岁中进士（顺帝至元二年丙子科——但丙子无科。）并承认七十五岁卒。

（3）一三〇八——一三八二。只承认施耐庵为七十五岁，并依沙洲传说衣冠冢所暑假推卒于洪武十五年壬戌。长于刘基两岁；长于罗贯中约七、八岁（一三一五左右罗贯中生假定）。

（4）一三一二——一三九〇。如陈建华同志文章所言。或依施占鳌淮安访问中所言：施耐庵被捕五十几岁。连系传说“二十九或三十中举，三十五中进士，终年七十五”。

总之，一二九六（一三一二？）——一三七〇（一三九〇？）前后二十年的差距，还要继续研究。

目前看来——从现有材料统观，依（2）假说理由最为充足。但也只能视为可能性，不能作为定论。要作结论来，必须更有力的中介，还必须继续发掘资料，并加强研究。陈建华同志的文章，把施耐庵生卒年代的研究工作推进了一大步，令人高兴；这几年各方面同志资料的收集工作，要再推进进一步更好了。

二、关于施、罗关系

要考证施耐庵生卒年代，不能不考证他与刘基的关系，这一点我《散记》中及本文上节已经充分的考虑到了：多种传说与顾丹午的笔记，使用施为辛未进士——乡贡，从而我们相信施、刘不仅是朋友，而且是参加会试的“同学”，这两个元末明初的文学家——一个小说家，一个是诗人（明代第一人）兼散文家的关系，不同寻常。现在还要讨论另一个小说家——《三国演义》著作家罗贯中，看看施、罗的关系究竟是怎样的。

（一）明清笔记资料

1、郎瑛：“《三国》、《宋江》二书，乃杭人罗本贯中所编，予意旧必有本故曰编。《宋江》又曰钱塘施耐庵的本”（《七修类稿》）。

2、高儒：“《忠义水浒传》一百卷。钱塘施耐庵的本，罗贯中编次（《百川书志》”（卷六《史部·野史》）。

3、胡应麟：“然元人武林施某所编《水浒传》，特为盛行；……其门人罗本亦效之为《三国志演义》”（《少室山房笔丛》）。

4、顾苓《塔影园集》：“罗贯中客霸府张士诚。”徐渭仁《徐炳所绘百零八人图题跋》：“罗贯中客伪吴。”

（二）鲁迅与郑振铎关于版本研究：

1、鲁迅：（版本）“现存之《水浒传》则所知者有

六本，而最重要者四：一曰一百十五回本《忠义水浒传》。前署东原罗贯中编辑。二曰一百回本《忠义水浒传》。前署‘钱塘施耐庵的本’，罗贯中编次。（《百川书志》六），即明嘉靖时武定侯郭勋家所传之本，‘前有汪太函序，托名天都外臣者’，（《野获编》五）今未见。别有本亦一百回，有李贽序及批点，殆即出郭氏本，而改题为‘施耐庵集撰，罗贯中纂修’。三曰一百二十四回本《忠义水浒传全书》，亦题‘施耐庵集撰，罗贯中纂修’，与李贽百回本同。四曰七十回本《水浒传》。正传七十回楔子一回，实七十一回，有原序一篇，题‘东都施耐庵撰’，为金人瑞字圣叹所传，自云得古本，止七十回，于宋江受天书之后，即以卢俊义梦金瓶被缚于张叔夜终，而指招安以下为罗贯中续成，斥曰‘恶札’。其书与百二十回本之前七十回无甚异，惟刊去骈语特多，百二十回本发凡有‘旧本去诗词之繁累语’，颇似圣叹真得古本，然文中有因删去诗词，而语意遂稍参差者，则所据殆仍是百回本耳。周亮工（《书影》一）记《水浒传》云，‘近金圣叹自七十回之后，断为罗所续，因极口诋罗，复伪为施序于前，此书遂为施有矣’。二人生同时，其说当可信。惟字句亦小有佳处……”

（《中国小说史略》）

2、郑振铎：“按照我们的研究，一百回本里面，从第八十三回到第九十回，在宋江受‘招安’之后，‘征方腊’以前，共八回，写宋江等‘征辽’的故事，这是原本所没有的。一百二十四回本出在一百回本以后，其中第九

十一回到一百一十回，在宋江等‘征方腊’以前，共二十回，写宋江等‘平田虎、王庆’的故事，又是原本和一百回本都没有的。这就是说，施耐庵原本，大致相当于一百回本减去‘征辽’故事八回之后的九十二回，或一百二十回后减去‘征辽’故事八回和‘平田虎、王庆’故事二十回之后的九十二回。原本里面，宋江等受‘招安’以后，只有‘征方腊’一件事，他们的悲惨结局被安排在这一战役中；他们并不曾去‘征辽’更不曾去‘平田虎、王庆’。原本这样的情节，是和《宣和遗事》里面水浒故事的节要相符合的。”“无论是一百回本，还是一百二十回本，其中的‘征辽’故事和‘平田虎、王庆’的故事，都有一个显著的痕迹，证明它们不是原本的完整的结构中所包含的部分。我们发现，这三次大战役宋江部下头领也死了不少，但没有一个是参加梁山泊结义的，而都是结义后所加入的。很显然，这是因为参加结义的一百零八兄弟的悲惨的结局，早就被施耐庵安排‘征方腊’那一次战役里面，后来平空插进三个战役，既不便打乱原本的安排，又不好把这样大的三次战役写成宋江部下一个将领都不曾损伤，自然只能把那些后参加的人拉来作代替了。”（《《水浒传》序》）

（三）五二年与八二年兴化、大丰所发现资料：

1、王道生：“公讳子安，字耐庵。生于元贞丙申岁，……歿于明洪武庚戌岁，享年七十五岁，届时余尚垂髫。及长，得识其门人罗贯中于闽。”（《施耐庵墓志》）

2、施占鳌：“耐庵回此，闭门作述，每成一稿，隔

山门人贯中校对。时耐庵体弱，年七十五辞世。”（咸丰初年《淮安访问记》。抄本现存江苏大丰县）

这项访问记特别说明的访问对象淮安袁姓不知道耐庵遗骨迁往何处；是施占鳌告诉他才知道迁往施家桥的。袁姓也不知道王道生所作墓志。所以这两份资料在罗贯中为施耐庵门人的问题上，全然不相串联，资料的可贵也在这里。一般人往往注意不够。

（四）七五年上海图书馆发现的《京本忠义传》两残页上图鉴定为正德、嘉靖间本，证实了郑振铎在一九五三年《〈水浒全传〉序》的判断：“现在看到的最早的一百回本，是十六世纪（明嘉靖间）的郭勋本。……这以前的原本，大约和许多古本小说一样，全书只分为若干节或若干条，每节或每条之前只有内容提纲似的一句话作为标题。”两残页提纲似的一句话是“石秀见杨林被捉”。

（五）鲁迅先生推断罗贯中的生卒年代为一三三〇——一四〇〇，大约是根据于贾仲明《续录鬼簿》的记录，“甲辰复会”，“忘年交”，“别后六十余年不知所终”等项因素。“甲辰”是一三六四年，即至正廿四年。看来假定那时贾仲明是二十岁，或更小，更大就很难解释写笔记时“别后六十余年”一语。既为忘年交，则罗为三十岁或更多些，故推断为罗生年为一三三〇年左右。

（六）八十年代发现之《赵宝峰先生集》中门人祭赵宝峰文之名单有罗本。祭文作于一三六二年。罗本居于名单第十二位，欧阳健同志研究其上下六人的生卒时代，按此种场合例以序齿而定，则罗贯中生年为一三一五——一三二〇之间，约在一三一七年。施占鳌《淮安访问记》中云罗贯中是